

诗 经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本只称《诗》，儒家列为经典之一，故称《诗经》。编成于春秋时代，共三百零五篇。分为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类：《风》有十五国风，《雅》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，《颂》有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。大都产生于周初至春秋中叶，地域涉及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及湖北等地。据《史记》等记载，系孔子删定，近人多疑其说。其中民间诗歌部分，相传由周王室派专人（古称“行人”或“遘人”）搜集而得，称为“采风”。有“男女相悦”之词，也有不少篇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；部分西周上层统治者祀神祭祖、赞美业绩的作品，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、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。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，运用赋、比、兴的手法。其优秀篇章，描写生动、语言朴素优美，声调自然和谐，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《诗经》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，也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。

关 雎

关关雎鸠^①， 在河之洲^②。
窈窕淑女^③， 君子好逑^④。

参差荇菜^⑤， 左右流之^⑥。
窈窕淑女， 寤寐求之^⑦。

求之不得， 寤寐思服^⑧。
悠哉悠哉^⑨， 辗转反侧^⑩。

参差荇菜， 左右采之。
窈窕淑女， 琴瑟友之^⑪。

参差荇菜， 左右笔之^⑫。
窈窕淑女， 钟鼓乐之^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关关：雉鸠和鸣声。雉鸠：即鱼鹰。 ②河：黄河。洲：水中央的陆地。
③窈窕（yǎotiáo）：美好貌。淑：善。“淑女”等于说好姑娘。
④君子：当时贵族阶级男子的通称。好：男女相悦。逌：同“仇”，配偶。“好”、“逌”在这里是动词（和《尚书大传》所载《微子歌》“不我好仇”句同例），就是爱慕而希望成为配偶的意思。 ⑤参差：不齐。荇（音杏）：生长在水里的一种植物，叶心脏形，浮在水上，可以吃。 ⑥流：通“摎”，就是求或捋取。和下文“采”、“笔”义相近。以上两句言彼女左右采荇。
⑦寤：睡醒。寐：睡着。寤寐：犹言日夜。 ⑧服：古读如愰，思念。“思”“服”两字同义。 ⑨悠哉悠哉：犹“悠悠”，就是长。这句是说思念绵绵不断。 ⑩辗：意同转。反：覆身而卧。侧：侧身而卧。“辗转反侧”是说不能安睡。 ⑪友：亲。“友”字古读如“以”，和上文“采（古音ㄘㄩˇ）”相韵。 ⑫笔（mào）：“覯”的借字，就是择。“笔之”也就是“流之”、“采之”的意思，因为分章换韵所以变换文字。 ⑬乐：娱悦。“友”、“乐”的对象就是那“采”“笔”之人。后两章是设想和彼女结婚。琴瑟钟鼓的热闹是结婚时应有的事。

说《诗·关雎》^①

吴小如

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。尤其是讲《诗三百篇》中的作品，首先须通训诂，其次还要明诗旨。因为风、雅、颂距今已远，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、词的训诂之中。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，古人说诗每多傅会；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，必须拨云见日，始能领会诗情。这里姑以《关雎》为例而申说之，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。

时至今日，大约没有人再相信《毛诗序》所谓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一类的话了。说《关雎》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。但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（包括司马迁、刘向）说此诗，都以为它意存讽刺，这又该作何解释？另外，古人很强调“四始”说（即《关雎》为“风”之始，《鹿鸣》为“小雅”之始，《文王》为“大雅”之始，《清庙》为“颂”之始），认为把《关雎》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，是有意义的，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。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。

我以为，无论今文学派的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》三家诗也好，古文学派的《毛诗》也好，他们解诗，都存在两个问题：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“国风”是民歌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、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、夫人身上；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。三家诗看到《关雎》中有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的话，便扯到周康王身上，说诗意是讽刺他“失德晏起”，正如司马迁在《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所说：“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《关雎》作。”而后来的《毛诗》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，于是一反今文家法，大讲“后妃之德”云云，目的在于

^① 选自吴小如《古典诗词札丛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。

说它不是讽刺而是赞美之辞。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，则三家诗也好，《毛诗》也好，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，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。

至于把《关雎》列为“国风”之始，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。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，认为《三百篇》所以被保存下来，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，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。我则以为，从《三百篇》的内容看，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，所配之乐，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，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。

《关雎》之所以为“风”之始，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。由于诗中有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的词句，很适合结婚时歌唱，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、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，而沿用结婚时的奏鸣曲。盖因恋爱而“寤寐思服”、“辗转反侧”乃人之常情，故虽哀而不伤（“哀”有动听感人的意思）；夫妇结婚原属正理，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，故虽乐而不淫。这样，自然就把它列为“国风”之首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遇到喜庆节日，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，取其顺心如意。这并不是什么迷信，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。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，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，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，总是招人憎厌的。《三百篇》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，当然要图个吉利，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。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，即从人情之常来讲，也是理当如此。

从古以来，《关雎》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。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，全诗共五章。另一种是分为三章，第一章四句，第二、第三章各八句。从文义看，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。第一章是总述，态度比较客观；第二、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，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，连觉也睡不着；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，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，使她心情欢乐舒畅。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，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，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。

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，历来也有两种意见。即在赋、比、兴几种表现手法中，有人认为“关关雎鸠”两句和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等描写是比兴，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“兴”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，这就是诗的主题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“赋”。而说它的手法是“赋”的，又有两种解释。一是古人旧说，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（包括后妃以及嫔妾）应做的“本职工作”，所以是“赋”；二是今人新说，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，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，无论“雎鸠”的鸣声也好，采荇菜的场面也好，都是“君子”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，当然属于“直陈其事”的“赋”了。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，读者不妨互参。

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，我倒比较倾向于“比兴”说。所谓比兴手法，特别是“兴”，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，而是以即目所见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作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，顺带着产生了联想。我们可以承认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是诗人眼前实景，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，自然会引来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。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“关关雎鸠”，这本身就体现了“比兴”的作用。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？换言之，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，才算得上典型化。如果硬把它限制在“赋”的框框里，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。

我把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以及“采之”、“芣之”也讲成比兴手法，是以字、词的训诂为依据的。古人大都把“流”、“采”、“芣”讲成同义词，即都有“寻求”、“采摘”和“择取”的意思。“流”之训“求”，从西汉的刘向（他是治《鲁诗》的），东汉的高诱（说详《吕氏春秋注》），到清代的马瑞辰（著有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），都有考证，而且比较可信。比如《说苑》中《越人歌》的汉译就有一句“褰流中洲”（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），这里的“褰流”即为同义复合词，“褰”和“流”都作采摘讲。可是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则兼用“流”字本义，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

水去择取苕菜。此说虽遭清人（如姚际恒）非议，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。至于“苕”，旧注亦训“择”，朱熹却据董道《广川诗故》解“苕”为“熟而荐之”。我觉得此解亦近理。在现代汉语中，特别是北京方言，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“苕（mào）一下”的说法。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，“苕”之使熟，随即捞出。由此可见，苕菜的从“流”到“采”，从“采”到“苕”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“左右”本指人的左右手，引申为左右两边。人们劳动，大抵双手兼用，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，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。这也属生活常识，无劳辞费。

训诂既明，然后讲诗。苕菜之被采摘，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。开始采时，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，顺水捞来捞去，方向无定；一似男之求女，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，只能慢慢物色，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苕菜。及至“采”时，则目标已明，看准后便采到手了。既采之后，就要“苕”它一下，使之成为可食之物，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，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。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，正是从字、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。

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。此诗言切而意婉，尤其是第三章，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第一章“窈窕淑女”二句，直往直来，连个小弯儿也不拐。但从第二章起，细节描写增多了，小伙子由于“寤寐思服”，彻夜翻来覆去，睡不踏实，这确是真情流露。越睡不安稳，越是心潮起伏；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，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，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，生活多么美满幸福。这一切遐想，都是从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。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，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。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，说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，反嫌说得太露；而《关雎》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，这真是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了。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、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，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（用“好逑”字样可证），而不仅仅是作为情侣（这同《郑风》里的作品就

不同了！），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，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。

1950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《毛诗》专题课，承废名师（冯文炳先生）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，其中讲《关雎》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，谨转录于下即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：

“兴”是现实主义的技巧，是不错的。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，显见为民间产物；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（可能是女性）。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，但采莲蓬、采藕、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。先是顺流而取，再则采到手，再则煮熟了端上来。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（正是劳动的真精神），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。等到生米煮成熟饭，正是“钟鼓乐之”的时候了，意味该多么深长！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，并非虚拟幻想，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，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，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。后妃固然主德，但后妃哪里梦见“采荇”的乐趣，也未必看得见“雎鸠”的比翼双飞。不过采诗入乐，“太师”的眼光总算够好的。可惜古人不懂得“向人民学习”罢了。（小如按：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，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作为自己的话写下的，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，读者鉴之。）

芣 苢

采采芣苢^①， 薄言采之^②。
采采芣苢， 薄言有之^③。

采采芣苢， 薄言掇之^④。
采采芣苢， 薄言捋之^⑤。

采采芣苢， 薄言桔之^⑥。
采采芣苢， 薄言櫝之^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芣苢（fúyǐ）：植物名，就是车前，古人相信它的种子可以治妇女不孕。 ②薄言：即“薄而”，意谓急忙地、赶忙地。“薄”通“迫”。“言”是语助词。 ③有（古读如以）：采取。上面“采之”是泛言去采，尚未见到芣苢，这里“有之”是见到芣苢动手采取。 ④掇：拾取。 ⑤捋：成把地从茎上抹取。 ⑥桔（jié）：手持衣襟来盛东西。或释“桔”为“糊”（衣袖下的口袋），这里指把东西装进糊里的动作。 ⑦櫝（xié）：将衣襟掖在带间来盛东西。或释“櫝”为“褰”，即“怀抱”之“怀”的本字。

匡斋尺牘·芣苢^①

闻一多

为方便起见，还是把原诗录在下面：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！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！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！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！

采采芣苢，薄言桔之！采采芣苢，薄言櫜之！

（《周南》之八）

所遴选的几首诗中有着这一首，不知道你有何用意。疑难是属于文字的呢，还是文艺鉴赏的？但这两层也有着连锁的关系。比方说，一首诗全篇都明白，只剩一个字，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，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，诗的好坏，关键全在它。所以，每读一首诗，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，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——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。因此，这里凡是稍有疑义的字，我都不放松，都要充分的给你剖析。虽然我个人却认为《芣苢》之所以有讨论的必要，乃是因为字句纵然都看懂了，你还是不明白那首诗的好处在哪里。换言之，除了一种机械式的节奏之外，你并寻不出《芣苢》的“诗”在哪里——你只听见鼓板响，听不见歌声。在文字上，唯一的变化是那六个韵脚，此外，则讲来讲去，还是几句原话，几个原字，而话又是那样的简单，简单到幼稚，简单到麻木的地步。艺术在哪里？美在哪里？情感在哪里？诗在哪里？——你该问。你这回读诗，我想，《芣苢》是凭着它的劣诗资格，不是好诗资格，而赚得你注意的。如果这样是你当时的印象，我毫不诧异。但这只是你的印象。对不对，还待商量。至

^① 选自《名家析名篇》，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于给你留下发生这印象的余地，似乎责任又该《芣苢》负。惟其如此，《芣苢》才有讨论的价值。因为《三百篇》里这样的诗很多，而《芣苢》又是其间最好的例，所以它便有提早讨论的必要。这首诗你果然选对了。

什么是“芣苢”？据《毛传》说是如今的车前。车前，听说北方山谷间颇多，但我没有见过，也许见过了，不认识。按植物家的说法，是一种多年草本植物。除了花是紫色的，小而且多之外，其余叶与花茎都像玉簪。夏日结子，也是紫色的，那因为成熟迟早不同，紫色便有从发赤到发蓝种种不同的色调，想必是很悦目的。“采采”二字便是形容这花子的颜色。本篇的“采采芣苢”，《卷耳》的“采采卷耳”，同《秦风·蒹葭篇》的“蒹葭采采”一样，全是形容词。《小雅·大东篇》“粲粲衣服”《文选》注引《韩诗》作“采采衣服”。“采采”、“粲粲”是同纽相转的叠字，“粲粲”又变为“璀璨”、“翠粲”等双声连绵词，都是颜色鲜明之貌。《列女传》曰“且夫采采芣苢之草”，刘向似乎认清了这两个字的词性。“采采芣苢”，若依毛、郑以及薛君读“采采”为动词，无论《三百篇》中无此文法，并且与下的“薄言采之”的意义重复，在文法上恐怕也说不过去。极明显，极浅近的一件事，不知道为什么向来没有人说破。

芣苢的形状，你现在可以有点印象了。但是单知道它的形状，还不算真懂芣苢。学了诗，诚如孔子说的，可以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。但翻过来讲，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，未必能懂诗。如果孔子所谓“名”是“名实”之名，而他所谓识名，便是能拿“名”来和“实”相印证，便是知道自然界的某种实物，在书上叫做某种名字，那么，识名的工夫对于读诗的人，决不是最重要的事。须知道在《诗经》里“名”不仅是“实”的标签，还是“义”的符号，“名”是表业的，也是表德的，所以识名必须包括“课名责实”与“顾名思义”两种涵义，对于读诗的人，才有用处。譬如《麟之趾篇》的“麟”字是兽的名号，同时也是仁的象征，必须有这双层的涵义，下文“振振公子”才有着落。同样的，芣苢是一种植物，也是一种品性，一个 allegory（英文，寓言之意——

编者注)。

古代有种传说，见于《礼含文嘉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说是禹母吞薏苡而生禹，所以夏人姓姒。这薏苡即是芡苡。古籍中凡提到芡苡，都说它有“宜子”的功能，那便是因禹母吞芡苡而孕禹的故事产生的一种观念。一点点古声韵学的知识便可以解决这个谜了。“芡”从“不”声，“胚”字从“丕”声，“不”“丕”本是一字，所以古音“芡”读如“胚”。“苡”从“目”声，“胎”从“台”声，“台”又从“目”声（《王孙钟》、《归父盘》等器，“以”字皆从“口”作“台”），所以古音“胎”读如“苡”。“芡苡”与“胚胎”古音既不分，证以“声同义亦同”的原则，便知道“芡苡”的本意就是“胚胎”，其字本只作“不以”，后来用为植物名变作“芡苡”，用在人身上变作“胚胎”，乃是文字孳乳分化的结果。附带的给你提醒一件有趣的事。“芡苡”既与“胚胎”同音，在《诗》中这两个字便是双关的隐语（英语所谓 Pun），这又可以证明后世歌谣中以莲为怜，以藕为偶，以丝为思一类的字法，乃是中国民歌中极古旧的一个传统。

本来芡苡有宜子的功用，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早已讲过（《周书》作“桴苡”，“桴”“芡”同音字），说《诗》的鲁、韩、毛各家，共同承认，本草家亦无异议，只近人说《诗》才有放弃此说的。现在我把这观念的源头侦察到了，目的不定是要替古人当辩护，而是要救一首诗。因为，“芡苡”若不是一个 allegory，包含着一种意义，一个故事的 allegory（意义的暗号，故事的引线，就是那字音），这首诗便等于一篇呓语了。芡苡的故事已经讲过了，很简单。它的意义，惟其意义总是没有固定轮廓的，便不能那样容易捉摸了。现在从两方面来解剖它。

先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去，芡苡既是生命的仁子，那么采芡苡的习俗，便是性本能的演出，而《芡苡》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。但这是何等的神秘！这无名的迫切，杳茫的敕令，居然能教那女人们热烈的追逐着自身的毁灭，教她们为着“秋实”，甘心毁灭了“春华”！你可以愤慨的说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！”但是你错了，你又是现代人在说话。

自是桃花贪结子，错教人恨五更风！

在桃花，结子是快乐的满足，光荣的实现，你晓得吗？对于五更风，她是感激之不暇的。结子的欲望，在原始女性，是强烈得非常，强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象的程度。不信，看《三百篇》便知道。例如《螽斯》，《天桃》，《椒聊》，不都是这样欲望的暴露吗？这篇《芣苢》不尤其是母性本能的最赤裸最响亮的呼声吗？正如它的表现方法是在原始状态中，《芣苢》诗中所表现的意识也是极原始的，不，或许是生理上的盲目的冲动。

再借社会学的观点看。你知道，宗法社会里是没有“个人”的，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，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。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，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，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，而尤其令人胆颤的是据说还得遭神——祖宗的谴责。环境的要求便是法律，不，环境的权威超过了法律。而“个人”偏偏是一种最柔顺的东西，在积威之下，他居然接受集团的意志为他个人的意志。所以，在生理上，一个妇人的母性本能纵然十分薄弱，可是环境的包围，欺诈与恐吓，自能给她逼出一种常态的母性意识来，这意识的坚牢性高到某种程度时，你便称它为“准本能的”，亦无不可。总之，你若想得到一个妇人在做妻以后，做母以前的憧憬与恐怖，你便明白这采芣苢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。

这样看来，前有本能的引诱，后有环境的鞭策，在某种社会状态之下，凡是女性，生子的欲望没有不强烈的。可不要把它和性的冲突混杂起来，这是一种较洁白的，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，与性欲不同。虽然，除非你能伸长你的想象的触须，伸到二千五百年前那陌生得古怪的世界里去，这情形又岂是你现代人所能领会的！

知道了芣苢是种什么植物，知道它有过什么功用，那功用又是怎样来的，还知道由那功用所反映的一种如何真实的，严肃的意义——有了这种种知识，你这才算真懂了《芣苢》，你现在也有了充分的资格读这首诗了。

为着可以得点较道地的风味，你最好试试用古音来读它。当然

目前我们对于三代的古音还是茫然的。暂时我们只好对付点，借用高本汉的方法，再参点个人的意见。这起码比二十世纪的北平官话较为近古些。

‘ts’ài ‘ts’ài p’jwi ‘i b’ak ,ngiɛn ‘t’ài ,t’si (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)

‘ts’ài ‘ts’ài p’jwi ‘i b’ak ,ngiɛn ‘jiəu ,t’si (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)

顺手把几个较有问题的字义解释一下。“薄言”向来不曾有过确解。“薄”与“迫”通，《汉书·严助传》曰“王居远，事薄遽”，“薄遽”即“迫遽”。“薄”本是外动词，“薄言”二字连用便成了副词成语。“薄言”即“薄而”，实际也就等于“薄薄然”，用今语说，就是“急急忙忙的”，“赶忙的”，或“快快的”，“薄言”在《诗经》中，连本篇共见过十八次，都应该这样解释，没有半个例外。在本篇里，这两个字的意义尤有关系，一种迫切的情调，在字面上只有这点记载。《散氏盘》有这样一个字：

𠂔

从艸从又（又即手）。前人都释为“若”。唐兰说“若”《说文》训为“择菜”，即本篇“薄言有之”之“有”。这一说颇有道理，我想。本篇二章的“掇”“捋”意义相近，三章“袺”“襴”也相近，那么一章的“采”、“有”也应该是性质类似的两种动作了。《诗经》用字的式例确乎有这一种。

‘ts’ài ‘ts’ài ,p’jwi ‘i b’ak ,ngiɛn t’iwät ,t’si (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)

‘ts’ài ‘ts’ài ,p’jwi ‘i b’ak ,ngiɛn liwät ,t’si (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)

“掇”“捋”两字现代语里还有，也许无须解释。其实从 t’iwät,

liwät 两个声音上你就可以明白那是两种多么有劲的动作。审音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。

‘tsâi ‘tsâi ,p ‘jwi ‘i b ‘ak ,ngiɛn kiet ,ts’ i (采采芣
苢，薄言拮之)

‘tsâi ‘tsâi ,p ‘jwi ‘i b ‘ak ,ngiɛn kiet ,ts’ i (采采芣苢，
薄言褊之)

“拮”、“褊”两字的区别，各家的训释不同。“拮”据《毛传》说是用手提着大襟，“褊”据解《毛传》的说是将大襟扎在衣带上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把东西装在两种衣兜里，一种动作叫“拮”，一种叫“褊”。但是《广雅·释器》曰：“拮谓之褊，褊谓之褊。”褊本是衣袖下的口袋（现在日本人的衣服还有这东西），把东西装进褊里的动作，也可称“褊”。《管子·轻重戊篇》：“丁壮者胡丸操弹”，“胡”即“褊”之初文，正是用为动词。“褊”即“怀抱”之“怀”的本字。《列女传》曰“始于捋采之，终于怀褊之，浸以益亲”，与《广雅》相合。这两种解释，我任你挑一种。

这会儿，你可以好好打口呵欠了。你可有点闷气不？我唠叨的也太久了。现在请你再把诗读一遍，抓紧那节奏，然后合上眼睛，揣摩那是一个夏天，芣苢都结子了，满山谷是采芣苢的妇女，满山谷响着歌声。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，正撚那希望的玃珠出神，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靛辅，一个巧笑，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，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，替她往怀里装，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噤着歌声——一片不知名的欣慰，没遮拦的狂欢。不过，那边山坳里，你瞧，还有一个伛偻的背影。她许是一个中年的确确的女性。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，一个祯祥，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，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。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，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，她的歌声也便在那“掇”、“捋”两字上，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，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。但是疑虑马上又警告她那都是枉然的。她不是又记起已往连年失望的经验了吗？悲哀和恐

怖又回来了——失望的悲哀和失依的恐怖。动作，声音，一齐都凝住了。泪珠在她眼里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！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！

她听见山前那群少妇的歌声，像那回在梦中听到的天乐一般，美丽而辽远。

上面两个妇人只代表了两种主要的类型。其余的你可以类推。我已经替你想象的齿轮拨动了，现在你让它们转罢，转罢！……

续论《芣苢》——单调，简单，不像诗吗

昨天信发过了，才记起还有几点应补充的，因为那与《芣苢》的鉴赏，颇有关系。

有人说《芣苢》太单调，老是那几句简单的话，完全不像诗。我举几条著名的单调的例：

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

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，十七为君妇，心中常苦悲。

何以致拳拳，绾臂双金环；何以致殷勤，约指一双银；何以致区区，耳中双明珠；何以致叩叩，香囊系肘后；何以致契阔，绕腕双跳脱；何以结恩情，美玉缀罗纓；何以结中心，素缕连双针；何以结相游，金薄画搔头；何以慰别离，耳后玳瑁钗；何以结欢愉，素纨三条裙；何以结愁悲，白绢双中衣。

我还可以继续的举下去，但没有那必要。反正你是明白了，单调不犯忌讳。《芣苢》所以不能引起你的兴趣，原因不在他的单调性。

你若能懂上面的三个例，那是因为它们的背景，它们的情绪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，都和你熟识。譬如拿采莲和采芣苢比，对于前者，你可以有多少浪漫的联想，美丽的回忆，整部的南朝乐府和无数的唐诗给它做注脚。但是后者，你若没有点古代社会，古代女性的知识，那便是全是陌生，像不认识的字，没猜破的谜，叫你如何欣赏？

所谓简单，大概指文字简单而言。那更没有关系。 Wordsworth
(华兹华斯：英国诗人——编者注) 声言：

The dates on a tombstone spoke eloquently; and a parish register, without addition, touched the springs of sympathy and tears. (大意为：墓碑上的岁月在婉转叙述；不带注释的教士登记簿触及了同情和眼泪的泉源——编者注)

反正文字简单，意义不一定简单。甚至愈是简单的文字，力量愈大，因为字是传达意义的，也是限制意义的，假如所传达的抵不上所限制的，字倒是多一个，不如少一个。所以症结不在简单不简单，只看你懂不懂每个字的意义，那意义是你的新交还是故旧。如果是故旧，联想就多了，只须提一提它的名字，你全身的纤维都会震动，只叫一声，你的眼泪就淌。面生也不妨，只要介绍的得法，你的感情也会移入。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”，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原始女性的呼声，如果你真懂了原始女性。(以下略)

(选自《闻一多全集》一)

野有死麇

野有死麇^① 白茅包之^②
有女怀春^③ 吉士诱之^④

林有朴樕^⑤ 野有死鹿，
白茅纯束^⑥ 有女如玉。

“舒而脱脱兮^⑦！无感我帨兮^⑧！
无使彪也吠^⑨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麇（jūn）：兽名，就是獐。 ②白茅：草名，属禾本科。在阴历三四月间开白花。 ③怀春：春指男女的情欲。 ④吉士：男子的美称，指那猎获獐子的人。 ⑤朴樕（sù）：小木。 ⑥纯束：捆起来。“纯”为“捆”的假借，包裹的意思。 ⑦舒而：犹舒然，就是慢慢地。脱（duì）脱：舒缓的样子。 ⑧无：表示禁止的词，和“毋”同。感：“撼”字的古写，动。帨（shuì）：佩巾，或蔽膝，系在腹前。 ⑨彪（máng）：多毛的狗。